

## 歌声里的肇兴侗寨

□ 伍名模



肇兴侗寨 本报记者 陈晨 摄

转出山口,视野豁然开朗,脚下的地势仿佛陡然升高,一个被青山温柔环抱的山中盆地跃入眼帘,一座规模宏大的寨子静悄悄地卧于盆地中央。远处的青山层峦叠嶂,错落有致的梯田如大地的指纹,脚下的村庄若隐若现,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丹青,似曾相识的画面,却一时想不起究竟在何处邂逅过这般诗意美景。

从山口前往寨子,有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。一条是宽阔平坦的大路,专供旅游车穿梭往来;另一条则是蜿蜒曲折的台阶小路,是行人悠然观光的不二之选。我沿着台阶逐级而下,脚步轻快,不多时便来到了寨子口。这里是整个山中盆地的最低点,寨前是大片广袤的农田,田埂上随意堆放着一垛垛稻草,宛如大地的金色宝藏。一条清澈的小河潺潺流出,河水带着寨子的体温,从盆地的缺口处蜿蜒而出,向着远方奔腾而去。河水中,池塘边,几架水车慢悠悠地转动着,发出“吱吱呀呀”的声响,仿佛在低吟着古老的岁月之歌。看着那稻草垛,听着水车的浅唱,我仿佛瞬间穿越时空,走进了历史的长河,浸入农耕文明的深邃之处,感受着那份质朴与宁静。

横跨河上的,是一座气势恢宏的风雨桥。这座风雨桥造型精美绝伦,桥面由长廊与亭子巧妙相连,桥檐被青瓦层层覆盖,尽显古朴韵味。桥檐

上每隔不远,便有塔形突起,顶端安置着葫芦形塔刹,更添几分神秘庄重。这座风雨桥,不仅为行人提供了通行之便和歇息乘凉的舒适空间,更承载着侗家人“培风水,拦村寨”的美好祈愿。它仿若一位忠诚的卫士,消除地势之弊,补神风水之益,庇佑着村寨免受灾祸,让村民们安居乐业。站在风雨桥上,独特而深厚的侗族文化气息扑面而来。

走过风雨桥,便正式踏入了寨子。小河宛如寨子的血脉,贯穿整个寨子,滋养着这片土地。小河两岸,房屋大多是干栏式吊脚楼,错落有致,充满了浓郁的民族风情。这种全杉木打造、硬山顶覆小青瓦的建筑是侗族同胞智慧与审美的结晶,冬暖夏凉,古朴实用。街道全部由石板铺就,干净整洁,十分平坦。街道两旁,各种店铺鳞次栉比,店内商品多为本地特产,不少特色美食现做现卖,散发着诱人的气息。街上行人熙熙攘攘,大多是我一样的背包客。他们有的在店铺间穿梭,这家瞧瞧,那家逛逛,面对琳琅满目的特色商品,只恨自己的背包空间有限,装不下这满满的喜爱;有的扛着各式专业摄影器材,东瞄西拍,誓要将这一寨的独特景致尽收镜头之中。而本地居民面对众多外来游客,早就习以为常,依旧不紧不慢地做着自己的事情,处处洋溢着

安居乐业的祥和氛围。

“咿咿……”一阵熟悉的声响传来,像极了家中打糍粑的声音。我循声而去,原来是一家卖“敲敲糖”的店铺。两个身强力壮的中年人正挥舞着木槌,现场制作美味的敲敲糖。或许是大汉们充满力量感的动作吸引了我,又或许是这原生态的古法制糖技艺勾起了我的好奇,即便血糖超标,我还是忍不住买了两斤,想要把这份独特的甜蜜带回家。

每到一地方采风,当地的特色博物馆都是我必去的打卡点。在肇兴·侗族文化展示中心,我仿佛穿越千年时光,深入了解了侗族的起源与发展脉络,知晓了侗族社会历经的沧桑变迁,领略到更多璀璨夺目的侗族文化。

这里还是歌舞的海洋。侗族同胞常说“饭养身,歌养心”。在肇兴侗寨,这句俗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侗族大歌作为侗族文化的瑰宝,是一种多声部、无指挥、无伴奏的自然和声,2009年被列入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》。除了侗族大歌,还有蝉歌、踩堂歌等丰富多样的歌种,构成了侗族独特的音乐世界。近年来,随着黔东南“村”字文化出圈爆火,肇兴以侗族大歌打造“村歌”,与“村

BA”“村超”遥相呼应。此外,侗戏也是侗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演员们用生动的表演、独特的唱腔,演绎着侗族的历史传说与生活百态。

肇兴侗寨最显著的特点,便是鼓楼众多,这里被誉为“鼓楼文化艺术之乡”。沿着侗寨的主街道漫步,每隔一小段距离便能邂逅一座鼓楼,虽然外观、高低、大小、风格略有差异,但都雄伟壮观,各有千秋。从外观上看,鼓楼恰似一座巍峨宝塔,飞阁重檐,气势非凡。整座鼓楼皆为木结构建筑,由四根粗壮的大杉木柱直贯顶层,另有副柱辅以横竖木,相互穿插契合,向四周伸展,彰显着侗族人民卓越的建筑智慧。鼓楼背后,还流传着一段动人的传说:三国时期,诸葛亮南征孟获,曾在侗乡安营扎寨。为方便指挥作战,他在营寨中修筑高亭,内置铜鼓,以鼓声传递军令。这一做法流传下来,逐渐演变成如今的鼓楼。每座鼓楼之下,总是聚集着众多村民,有的在乘凉休憩,有的在悠闲下棋,而更多的则是在纵情歌唱。

来到信团鼓楼前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副气势磅礴的楹联:“鼓乐声声京城震动雄证当今盛世,楼阁巍巍侗寨欢呼讴歌天下太平。”鼓楼下,一大群男女老少正激情演绎着侗族大歌,那多声部的混声合唱,旋律悠扬动听,声调婉转缠绵,扣人心弦。

我沉醉在肇兴这片侗族文化的浩瀚海洋里,如痴如醉。即便心中满是眷恋与不舍,可终究还是到了告别的时刻。我依旧不愿走大路,选择再次步行拾级而上,不久便又回到了山口。就在转过山口的瞬间,我忍不住再次回头眺望:青山、田野、村庄历历在目,美不胜收。刹那间,我恍然大悟,这如诗如画的美景,不正是在唐诗宋词里反复寻觅的意境吗?兴之所至,我斗胆以杜牧的《江南春》为蓝本,填下属于自己的词句:“千里炊烟绿映红,鼓楼星坠雨帘中。莫愁歌酒随风散,自有银纹绣月虹。”

## 枫泾赏白梅

□ 黄开林

春天来了,万象更新。说是到江南水乡踏春,不知不觉间春把我“踏”了个遍。江南春来早,浓而不腻,黏而不稠,有着独特的韵味,让人应接不暇,差点闪了老腰。

晨雾蒙蒙,薄露隐隐,踩在枫泾古镇的青石板路上,氤氲缭绕,感觉到的全是古风诗意。路面光滑,时而斑驳,时而整洁,远处看不清,就走到跟前去瞅,石缝之中的苔藓睁开惺忪的睡眼,舒展出新鲜细碎的生命。柳枝不再慵懒,长发披肩,被春风一梳理,立马就妩媚婀娜起来。

水面上的雾很薄,经久不散,像罩着一层轻纱。雾和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雾是水生成,水是雾之根。乌篷船影绰绰地从玉带似的河道划过,年轻的舵手竹篙轻点,搅碎了一河春水,搅乱了水中的白墙黛瓦,摇晃了一阵子后又归于平静。

不远处的几株梅花从墙头探出半个身子,像是在向我招手。循香而去,白梅素压群芳,让人爱不释手,在小桥流水人家的簇拥下,光彩夺目,生机一片。

清风桥一波三折,转过身,鼻子一嗅,忽有暗香袭来。循着清冽梅香逐级而下,爱情广场的一大片白梅,炸裂般映入眼帘,扯着我们的脚步停不下来。花枝摇曳,馥郁清芬,梦幻般亭亭伫立,仿若雪花朵朵、繁星点点。枝条上多是小小蓓蕾,像一串省略号,隔三岔五又开出一朵两朵,泛着丝丝缕缕的光泽。

古往今来,写红梅的诗词众多,咏白梅的则较少。元代画家王冕曾为友人画过一幅墨梅,并在上面题诗,最有名的两句是“不要人夸好颜色,只留清气满乾坤”。他还写了一首《白梅》,同样意境深广,大气磅礴。诗曰:“冰雪林中著此身,不同桃李混芳尘。忽然一夜清香发,散作乾坤万里春。”

梅树上系着红丝线,挂着不同形状的祈福牌,一红一白,一浓一淡,在花朵的衬托下格外醒目。蜜蜂在花丛中奔忙不停,侧着身子也要挤进花

瓣,不管不顾的样子,一时半会不愿离开。老伴要看牌子上写了些什么,我也有些好奇,默诵了几处,除了健康祝福语,就是爱情誓言,有的信誓旦旦,有的是美好期许……雪白的梅花象征着清纯、高雅、洁白无瑕,与我们面前这个广场的主题非常契合。掰着手指一数,我和老伴结婚整整40年了,也想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,找个牌子在上面写一句:“春梅见证‘红宝石’,四十年婚姻又逢春。”不想跟年轻人争抢风头,多走几步,小心翼翼地挂在梅树的最后面。

在这里,人们不再行色匆匆,而是自成一抹缓慢流动的春色。路过致和桥,一位身着白色汉服的女子撑着油纸伞婷婷而至,后面紧跟着几位提着包的小伙子。撑伞显然不是为了遮雨,而是为了拍照。

白梅清逸冷艳,暗香扑鼻,像水做的仙子,可寄的情愫。江南古时梅花就多。南朝陆凯与范晔是好朋友,初春时节,陆凯从江南给远在陇头的范晔寄了一枝梅花,并写了一首诗表达思念: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。”

梅花就是春,并且是一枝春。红花须得绿叶扶,白梅不需要,全是花骨朵,一片绿叶都没有,这叫花中君子,自强自立,不依附任何人。忽然懂得,踏春寻的哪里是白梅,分明是岁月长河里不肯老去的江南,是石板路上永远鲜活的爱情的见证,是与古镇一面之缘的深深印记。

梅花之态,不知不觉间为我们提供了一片心灵的净土,让我们得以暂时放下世俗的烦扰,沉浸于自然赋予的宁静与幽远之中。梅花之美,如涓涓之水滋润心田,纯粹中有着不凡的清雅,不仅在于其外在形态的简单质朴,更在于它能激发内心深处的无限遐想。

春风习习,鸟语阵阵,唯有梅花不负春,素面朝天,幽香暗送,为我们悄悄传递着春的消息。这正是:柳初芽,梅初花,春浅浅,风恰恰,枫泾风景美如画。

## 郎园春雪

□ 李鸿

初春,是花儿绽放的季节。玉兰在暖阳中舒展着腰身,柳枝在春风中抽出嫩绿的新芽,连翘也早早露出金黄的笑脸,春天已在北京安营扎寨。谁也不曾想到,一场不期而遇的雪,会飘落在这春风荡漾的季节。

午后,天是阴的,想着去郎园 Station 逛逛,便匆匆出门,到达时已是下午三点多了。可能是周末,来这里的人很多。这里曾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的老纺织厂,华丽转身为潮流文化新地标。园区经过现代设计的雕琢,保留了老工业红砖厂房的韵味,有着时光的印记。置身其中,浓浓的复古工业风扑面而来。园区很大,各种创意小店、玩偶雕像、撞色土墙,散发着强烈的艺术氛围感。一个人,背一个包,安然地走着。喜欢小王子的玫瑰花,喜欢那家充满宋代理学品位的呦呦小店,喜欢那条斑驳的铁轨从远处伸展而来……

不远处有间咖啡小店,便欣然推门而入。店里坐满了客人,浓郁的咖啡香气在屋内弥漫。找了一个空位在地喝起来。怎么也没想到,须臾间,一场春雪飘然而至。最先看到的是窗外有落叶飘过,想着是否要下雨了?念头一闪而过,也就没多想,继续喝着杯中的咖啡。后来不经意间抬头看一眼窗外,忽见几朵雪花飘然而过,恍惚间以为是错觉,但心里已有了一丝雪的涟漪。站起身再仔细看看,没错,是下雪了。那一刻,我竟像孩子般喜悦起来。家住在江南,下雪的时候不多,来北京后,一直希望看一场雪,却迟迟未能如愿。这个春日

的下午,毫无预兆在郎园迎来这么一场春雪,这是何等欣喜之事。

我赶紧跑到咖啡店的落地窗前,把脸贴在又宽又大的玻璃上,看雪一朵一朵如花般飘落。就一会儿工夫,雪越下越大,像是要覆盖整个春天。虚度堆积起来的白色,在大地上涂抹开来。窗外的景色渐渐模糊,雪花在空中舞动,像是无数个小小的精灵在跳跃。咖啡店里的气氛也变得热闹起来,人们纷纷走到窗边,拿出手机记录下这难得的春雪。

站在窗前,看着清幽素白的雪,心中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动。这场雪来得如此突然,却又如此恰到好处,仿佛是为了给这个春天增添一抹别样的色彩。冬天没完成的雪,却在春天完美飘落。想起那句:“天将暮,雪乱舞,半梅半飘柳絮。”真美!

在二楼转角楼梯口,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站在落地窗前,仰着头,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窗外,生怕错过任何一片雪花的飘落。我走过去,悄悄地站在她身旁。她的脸上洋溢着纯真的笑容,仿佛这场雪是她心中最美的童话。我忍不住问她:“喜欢雪吗?”她歪着头说:“喜欢呀,下雪多美呀。”看着她稚嫩的小脸,原来不只是我喜欢雪,不禁莞尔。一高一矮的我们并不相熟,却不妨碍我们一同站在窗前看雪。

咖啡店里的音乐轻轻响起:“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,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……”旋律在空气中缓缓流淌,与窗外的落雪融为一体。闭上眼睛,静静地听着,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,只剩下雪花飘落的声音和那轻柔的音乐。这一刻,时间仿佛停滞了,所有的烦恼与忧虑都被这场雪轻轻带走,留下的只有内心的宁静与满足。

## 春游北山

□ 官鑫森

这是黑龙江牡丹江的城市森林公园——北山公园。初春时节,纯粹、明媚。

远远望去,墨绿色最是明朗,再浓一点稍显老气,再淡一点过于青嫩,连日疲于应付电子设备的眼睛被洗得干干净净。绵绵白雪在太阳的曝晒下水汽氤氲,湿冷的水珠缓缓沁出,挂在偷偷冒头的小草头上。

不再是像鸵鸟一样躲藏的冬天了。

这里的早春不算温柔。牡丹江位于黑龙江东南部,温差较大。不提冰雪消融吸走的大部分热量,就说那常常作为热门话题的“倒春寒”,也够人受的了。这种天气现象一般3月到5月出现,前期暖后期冷,且后期气温明显低于正常年份。它总是出人意料,好端端的晴天突然就“熄火”了,暖阳好像只是路过东北,有些稻子不等出土就冻死了。暴雨,日光明明不灭,道路歪扭险滑,人,却看到了春天。“过两天就好啦!”人对自己说,对死而复生的野草说,对檐下啄泥的燕子说。假如几天过去还是那样冷,人又说:“动弹动弹就好啦。”

生命中的“倒春寒”何其多,四季更迭本是寻常,又岂能尽如人意。匆匆忙忙路过人间,不过是想要在无穷变化中拥有一点不变聊以慰藉,那么走向春天的自己,一定是最好的选择。

我走进了北山公园。苍茫的大地像被史前巨人踩过一样平坦,暗黄色的荒芜正向草绿过渡,如此细微,不易觉察,却也不容忽视那一抹清透明亮的绿。向下扎根的松树挺直脊柱,掸落肩膀沾染的风霜,略带自豪地

说:我又活过一个冬天。

树群前矗立的烈士纪念碑正对着公园入口,它代表北山公园的精神风貌,记录了中国人民前仆后继的光辉历史。纪念碑顶部是一尊左手持枪、右手投弹的战士铜像,坚毅的眼神穿透岁月,静静守卫一方平安。不错,北山公园并非徒有观赏价值,这里还是牡丹江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在这座纪念碑前,人们下棋、散步、打球,或者只是坐着晒太阳。运动也好,静止也罢,都活在春天里。

孩子们在春天最兴奋了,成群结队地放风筝。清亮的笑声响呀响,加之身上色彩缤纷的衣服,像一把彩虹糖在手心里摇晃碰撞,奏出自由的曲目,整个北山公园因此显得更加富有生机。

再往里走,我循着台阶登山。树梢上,三五只云雀凑得很近,不知在聊什么,把卷曲的树叶弄得沙沙作响。林子里,几道影子蹿出,是松鼠,小小手爪抱着榛子。它们一点也不怕人,高兴地吃着游客带来的各种美味,咀嚼间,色泽光润的尾巴一耸一耸的。它们认真地吃,有个小孩儿认真地看,众人忍俊不禁。

这就是春天吗?俗世的烦恼随着天地间清冽的声音散为尘烟。

比起人人向往的山顶,我更中意充满无限可能的路途。没准儿我会走岔路,发现一朵藏在树后的别致野花,听它讲述这片丛林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或者,我只是默然走在路上,就像此刻。注意力变得集中,思绪不再漫游。胳膊上的挎包重量全无,身体轻盈得感知不到其存在。阳光包裹

下,我仿佛快要踏至云端。

台阶走没了,到山顶了,眼前豁然开朗。这里能够眺望整个牡丹江市,凉亭足够宽敞,大家或用望远镜观测远方,或举起手机拍照留念,颇具杜甫所言“一览众山小”的舒畅。

光线实在好极了,我似乎也成了一株植物,沾染了阳光的味道。亭子上方的内壁勾勒着“八仙过海”的油漆画,诸仙袍袖随风飞扬,脚下的海浪泛着白色泡沫。

下山时,我不知道走的哪条路,管他呢,路上的风景最重要。这条路的

边上种了许多火炬树。火炬树原产自北美洲,耐寒,耐旱,在维多利亚时代,它的花语被认为是“我将于巨变中重生”。

树形并不规整,上面的果实深红色,有细密的刺毛覆盖,呈火炬状,高高立在树顶,很是漂亮。有趣的是,树的外形轮廓竟也如火炬一般,弧度饱满,向上昂扬,不知是在等待春天,还是在创造春天。

思考间,已走到山下。

再见,北山的春天。我,将走向我的春天。



北山公园 王宝勋 摄